

探秘“江南第一家”

■郑明理

一直想去金华市浦江县的郑宅镇看看，一者是史载我们瑞安湖屿桥郑氏一脉就是自明朝洪武三年由浦江郑宅镇迁来的,对于家族史,我有一种追根刨底的想法;再者我非常好奇明太祖朱元璋为什么要赐封“江南第一家”,并称其为“义门郑氏”。

深秋时节,瑞安市郑氏联谊会组织到郑宅镇考察学习,我欣然前往,因为我知道,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参观学习,还将是一场穿越时空、追寻家族根源的心灵之旅。

在郑宅镇,当地郑氏秘书处几位宗亲安排非常周到,他们一路仔细介绍,我们一路认真聆听,在感受家族丰厚文化的同时体会家国情怀的意义。

如今的“江南第一家”已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浙江省廉政教育基地和浙江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景区以丰富的古代家族文化和明清建筑组合为特色,主要包括牌坊群、廉政展馆和郑氏宗祠等。

我们首先来到“江南第一家广场”,这里共有九座牌坊,展示着郑氏九世同居的深远文化内涵与历史信息。这九座牌坊分别是“江南第一家”牌坊、“孝义门”牌坊、“三朝旌表”牌坊、“有序”牌坊、“恩德”牌坊、“麟凤”牌坊、“取义成仁”牌坊、“礼部尚书”牌坊和“九世同居”牌坊,它们依次排开,宏伟壮观,都由历代名人或当代名家题写。单看这九个牌坊名,就知道郑氏义门当年之辉煌、显赫和风光!

据说这旌表牌坊是当年因为朱元璋“旌表郑氏孝义之门”而建,后经五次被毁六次重建,现在的牌坊为2006年重建。站在广场上,放眼一座座牌坊,我感觉到每一座牌坊都是鲜活的,似乎在给世人叙说着一个个关于“忠孝”“礼仪”“廉洁”的动人故事。

牌坊群西侧有一座名为“惠风苑”的院子,是浙江省廉政教育基地,重点展示“江南第一家”清廉历史和勤廉典范等。大门旁镌刻着“治国齐家同理,为民从政一世”这副对联,很好地诠释了郑义门弟子浓郁的家国情怀和孝廉忠义的不凡气节。



在这里,我们看到“仁爱”“孝义”“师俭”“有序”“清廉”等字眼赫然镶嵌在展馆墙上,令人肃然起敬;在这里,我们看到被称作中国传统家训重要里程碑的《郑氏规范》,这168条传世家训对人生体验、对家族管理、对为官之道都有很好的借鉴;在这里,我们看到郑氏家族在此合族同居历时340年、3000多人同居共食、以孝义治家的感人画面;在这里,我们看到郑义门173位为官者清廉为政、不贪污不受贿的高风亮节……

沿着白麟溪往北走,就到了赫赫有名的郑氏宗祠。祠堂坐东朝西,我们参观的入口处为义门东路6号。门额悬挂朱元璋亲题“江南第一家”匾,没有朱红衬底金龙盘框,只有白底黑字,给人以特有的俭朴和庄严。柱联“三朝旌表恩荣第,九世同居孝义家”,点明了“郑义门”

的由来。而两边墙壁斗大墨书“耕”“读”“忠信孝悌”“礼义廉耻”十个字,则囊括了郑氏治家的儒学理念。

郑氏宗祠是郑氏家族的灵魂建筑,始建于宋末元初,后经多次扩建,形成规模宏大的建筑群,有千柱落地、五进六十四间二弄。祠堂占地6600平方米,建筑简洁大气,墙上挂满了历代名人的题词和家训碑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然莫过于“孝义”二字,它不仅是郑氏家族的精神支柱,也是后世子孙行为处世的准则。我细细品味每一条家训,感受着古人智慧与道德的力量,心中不由得生出敬畏之情。

走出郑氏宗祠,回望这条流经千年古镇的白麟溪,她见证了家族的繁盛和民族的强盛。“一玉口中国,一瓦顶成家,都说国很大,其实一个家。一心装满国,一手撑起家。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几句简单的歌词,道尽家与国的联系,家国情怀永远扎根在每一个中国人内心深处。

“江南第一家”,不仅是一个地理坐标,更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缩影。这次寻根之旅,对我来说,既是一次心灵的洗礼,更是一次对根的追寻与致敬。寻根“江南第一家”,了解家族史,读懂家国情,感悟“修身、齐家、平天下”的重要性。我们深知:历史需要传承,美德应该延续!

荆谷,长江屈曲似游龙

■林新荣

荆谷是个小乡,早在十余年前就并入陶山镇了。作为曾经的居民,不知为什么,却总喜欢称自己是荆谷人。

荆者,金也。谷者,民生之必需品也。古时,荆谷被称为金谷,这真是一个好名字啊!

荆谷山临飞云江而立,地域呈半岛形。背后的靠山元代时称为古皇山,如果细分,还有牛头颈山、青林山、大寮头、梅凹岭等等。一个偶然的机 会,我曾看到山头下村《蔡氏族谱》,据记载,荆谷山在清代被称为荆古山、凤皇山、篁冈、巢巢谷。这是古人对荆谷山的一种形象描述。站在金山村的兴旺亭,往山头望,整个山形看起来就像一头卧着的水牛:牛头,牛颈,牛背,牛尾巴……我第一次听说后,跑到那里,简直看呆了,郁郁葱葱的山坡,怎么会如此形象?!

荆谷不知何故,会多水牛。也许是冥冥之中的某种暗示,长长的涂滩,丰盛的草料,再加上便利的水路。看中它的是温州著名的民族实业家吴百亨,他把草创时期的乳品厂,办在了这里。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直到五六十年代,荆谷人养水牛更起劲了,后来又引进了荷兰牛。于是每个清晨,荆谷大地都有挤奶工挑着铅奶桶叮叮当当地飘摇在乡间。不知是荆谷成就了吴百亨,还是吴百亨成就了荆谷,这种情形延续了数十年。

比较奇妙的是,山上发现了一座元代的石碑,村人却给编了个神奇的故事。因为字迹漫漶,村民说,这块上天遗落的石头,如果你能够读全每个字眼,再用石头轻轻敲击下方的圆形印迹,一敲,地下就会裂开一座金库——金银财宝,应有尽有。我们撩开被竹丛围绕的石碑,果然见当中被人用石头敲了一个坑,可见,这种美好的愿望自古皆然。

2024年秋天,当我们组织了一场百名诗人写荆谷活动时,当大队人马陆续登上山坪时,我们在草比车高的山道上探访,却因一场不期而至的秋霖,把长长的队伍打得稀里哗啦。后来,我还写了一首《组织温州百名诗人荆谷采风访元碑因风雨不值》:“荒野蓬蒿若剑持,只缘索隐访神碑。至元遗迹幽幽处,风雨千秋风雨知。”

这是一首颇具动感的诗,遗憾让我们



把活动用诗的形式凝固下来,等我们把碑文拓印了下来,终于认清了上面的字:“古皇山牧,昔势佔,今圣化众民,则同置到求作牧口地,绝无侵占理。东尽山平四止,西极民田,南北土界。至元十五年记耳。”

原来,这块镌刻于至元十五年的天然山岩,是一座界碑。

九曲十八弯的飞云江,环绕着,日夜不停地奔流着。这块土地几十年前,曾发生了塌江事件——据说现在的江心,是七甲村十几栋民房地域之所在,知道的人已垂垂老矣,更很少有人提起来了。

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飞云江这一条巨龙,突然腾挪起来,先是岸边的土地裂开来,慢慢地被卷到江中,接着成片成片的泥土被卷走。人们惊慌失措,却毫无办法。就这样,沿岸崩塌得越来越快,住在江边的人家只能含泪离家家园。

我没有有缘见识这自然的巨大伟力。崩塌的土地,沉入江心后,却慢慢漂移到对岸,成了一片崭新的田园(这片土地现在还隶属七甲村与八甲村)。

为保护家园,沿江的人们开始夯造大坝,还在坝子的两边种植水竹,以巩固江岸,坐着渡船回家的人们,远远地望着,绿油油的竹丛常在风中摇曳。小的时候,我对这个大坝印象特别深刻,成年后还写过一首诗:“长风万里恰清秋,绿竹丛丛鸥鸟洲。莫道云间笛音远,一弯新月钓渔舟。”

大坝、水竹、鹭鸶、渔舟,成了村落的一景。

乾隆《瑞安县志》,也有一首诗:“偶陟层峦四望空,长江屈曲似游龙。千峰掩映轻云外,万树争妍夕照中。”这首《荆谷山》,为乾隆年间的瑞安训导章昱所撰。荆谷作为云江边人类最早的活动区域(之一),自古就是一个美丽的地方。

想起了外桐

■杨荣济

外桐的方位在瑞安市桐浦镇东北方 向,过去曾有文字称汇桐,方言一直叫外桐。地方不大,知名度不高,仅陶山人知道。

外桐东北南三面环山,东高西低,像一个大漏斗,西面是出口,开阔平坦,大片外桐坪连接下岙、桐浦等地。七八百户人家由三条溪水分为三个行政村。董夏村最大,三百多户,由樟岙、溪坑两岸,田上园四个自然村组成,在外桐的北面;大路村居中,近二百户,因外桐坪的道路直通地方而名;山下村(现黎明村)二百多户,在南面山下,沿溪岸居住,长条形,也有上下段之称。

过去交通不便,出门就要翻山越岭。西面平坦,到县城两铺半路程(约13公里),到陶山近两铺(约10公里)。到江边“岱潭”(约5公里),有江船到县城,要看潮候。外桐的东北南山坳都有石级山岭通往各地:北面翻过桐岭就是桐岭下,有河船、轮船到温州;东面翻过岭是丽岙上坦,这里的后村河头、帆游有河船轮船到温州、瑞安;南面翻过山是潘岱,到瑞安也是平坦道路。

土改时外桐人均耕地面积为七分三。劳动力又都困在家里,山地除了主粮番薯,凡能开垦种植的,全都利用起来了。各种经济作物,特别是茶叶满山满坡绿成一片;樟岙橄榄很有名,连同董夏山边全是橄榄树;山下村盛产杨梅。还有各村屋边的桃树、枇杷和溪边的竹林,当时的外桐有点名气。1958年《浙江日报》一篇文章《外桐是个百宝庄》,很能反映当时的实情。1958年上级派茶叶专业干部驻外桐指导茶叶生产、茶园开发和管理。各方积极努力创办外桐茶叶初制厂,走在瑞安乃至温州茶叶产区的前列。1957年在董夏溪源头(云峰山)造水库,外桐人起早摸黑自带中餐,用两年时间建造了外桐水库,又在水库下面造外桐水电站,开启外桐电灯电话的历史。

后来国家重视农村建设,对农村道路、饮水用水、环境卫生、溪流疏通等民生工程进行改造。现在村村通公路,外桐人出门再也不用翻山越岭了。2018年开通公交车,三个村口都有停靠站。外桐到云峰山阮坑、东寺前各村也有乡村公路。早年到温州要翻越桐岭,就上世纪八十年代建造了桐岭公路,现在到温州还有更多的通车大道。外桐到丽岙上坦的外桐岭也有公路了,是阮坑村筹资建造的,于2012年动工,历时6年竣工通车,取名“联网”公路。现在

国道、省道、县道、乡村公路都成网了。世代饮用井水也成历史,如今家家户户都饮用自来水了。路边茅坑逐渐消失,逐步改建成公厕管道排污。溪流清理疏通驳坎,有的也已完工……这些民生安居工程随着美丽乡村建设逐步实现。

外桐历史悠久,但无书籍证明,或许在各类志书和外桐诸姓的族谱里,埋藏着外桐的历史。外桐的历史物证,一是通往外地的几条山岭:“郑坑岭”直到桐岭下;“外桐岭”直通丽岙;“长山岭”通潘岱,这三条岭都有岭级岩石砌成,应该是先民多年用汗水筑成,可惜未发现记载或遗物;二是宗教庙宇。新中国成立前后外桐有七座庙宇,现尚存的只有娘娘宫和山下宫。这七座庙宇都不知建于何年,所有庙宇都称宫,说明当时道教兴盛。还有一座外桐的标志物“堂前”,是大庙兼学堂,1946年前后失火烧毁,翌年即在旧址建外桐小学。有礼堂,楼上是老师的寝室,两边三个教室,高中低年级,前后都有操场。生源来自外桐三个村,还有长山、下岙、湾前、云丰山十来个自然村,学生两三百人,后改为桐善乡小学。

外桐唯一的路亭于民国年间由知名人士陈礼泉出资建造,取名外桐亭。建在垞心里,跨河建造,当中铺石板,两边栏槛可坐几十人,靠背下面是河水,夏天有清凉的感觉。亭北二三百米左右有陡门,是董夏溪和山下溪汇集处。亭的一角有小灶,夏天可给路人烧茶水,早年地方上有人自愿轮值。

昔日外桐也有过辉煌,有闹抬阁、放焰火的,山下村扮“三十六行”,外地群众都来看热闹。堂前是外桐的中心,是桐善乡所在地,有学校、有供销社和小店小摊。在“茶熟”“杨梅熟”“橄榄熟”这三熟时节,引来无数外地客人。特别是茶熟时节,各地茶农送茶叶到此收购,人多如集市,各种小生意也跟着热闹起来。

世事沧桑,过去路头、桥头、潭头、水井头都聚着人群谈天说地,现在劳动力都在外打工做生意,赚了钱后,许多人在城市购房,移居城里了,外桐冷清了下来,山地无人种植,小学也停办多年了……

最近梦见外桐,山水锦绣,草木生辉,许多后生人从各地回乡,地方又热闹起来了,他们有在外打拼的经验,有振兴乡村的愿景,熟悉乡土人情,定能不负众望。

鸚鵡“你好”

■苏康宝



对于鸚鵡“你好”的不请自到,母亲和邻居老人们颇感惊奇,不仅是它大于普通鸚鵡两倍的体型,更重要的是它突然对着老人们说了一句“你好”。鸟居然会说人话!差点惊掉了大家的下巴。

尽管这句“你好”不同于人类的声音,只是有些声似,可老人们还是异常欢喜,给这只陌生的鸚鵡起名叫“你好”,将它会说话的本事传遍乡村。鸚鵡“你好”空降到我家门口溪边的栏杆上时,老人们正在边上晒太阳。突然看见浑身青绿羽毛的鸟儿出现在眼前,大伙有些大惊小怪。恰巧一位少年过路,用手机拍了张鸟图,上网一搜索,不以为然地告诉老人们:“没啥好奇怪,这是只鸚鵡,鸚鵡本来就会学舌。”

鸚鵡“你好”简直是自投罗网,它从空中盘旋下来后,就不慌不忙地落到栏杆上,左顾右盼,像是在等待谁。这时,邻居孤寡老人张大爷突然想起家中有只购买了很久的鸟笼,赶紧提出来,想把“你好”抓进去。鸟笼门一打开,“你好”就以轻盈优美的姿态飞了进去,任凭大家怎样引逗,就是不肯出笼。护鸟的任务于是自动落到张大爷身上,他逢人便美滋滋地说,这只鸟与他有缘,否则就不会主动进了他的鸟笼。瞧那张大爷的样子,似乎鸟的到来,给他增添的不是负担,而是一项光荣任务。

很长一段日子里,“你好”的笼子周围总是围满了村里的老人们,他们争先恐后地朝“你好”喊着“你好”“你好”……

像在给鸟儿请安,那情形很是滑稽。老人们迫切期待“你好”能回复一声,可倔强的鸟儿就是不理不睬。老人们越急,鸟儿越沉默。当老人们开始泄气,不再指望它开口时。这鸟儿又冷不丁地朝老人们喊一声“你好”,将那些失望的老人们重新拉回到鸟笼旁。

鸚鵡“你好”的光临,就像一颗石子丢进了原本沉寂的水潭,在老人们的生活中荡起了阵阵涟漪。对于一只来路不

了一只鸟不顾个人的健康。母亲却振振有词:“‘你好’是大家的,只要‘你好’无事,我的感冒又算啥!”

鸚鵡“你好”实在讨巧,它紧紧抓住围观它的老人们的心,让他们难舍难离。“你好”实在太通人性了,除了会说“你好”,还会用爪子剥瓜子。一次,母亲从笼子缝里塞了一枚瓜子进去,它灵巧地用嘴巴接住,递到右爪上,用尖利的爪子啄开瓜子的大头,将里面的瓜子仁一点一点叨啄出来,吞下去,一招一式就像是在嗑瓜子。发现“你好”的这一特长后,母亲惊喜地连连转告其他老人,大家都纷纷前来给“你好”喂瓜子、剥花生,百般呵护,无微不至,宛如对待自家孩子,每个人脸上都是满满的喜悦。

母亲说“你好”招人疼爱的缘由是不讨厌人,有些人和老人多说两句话都嫌弃,可“你好”都已经陪了大家一个夏季、一个秋季、一个冬季了,还从来没嫌弃过大家。

母亲这话说了没多久的一个下午,“你好”就飞走了。

当时轮到张大爷遛鸟,他像以前一样开了鸟笼,让“你好”舒展身子骨。不料“你好”出了鸟笼,先飞到柱子上,而后飞到张大爷肩膀上,用头朝他的脑袋上亲热地蹭了几下,而后奋力展翅,飞到边上更高的电线杆头。张大爷有些急了,拼命吹哨子,以往“你好”听到哨声,都会重新飞回笼子里,可这次它没回头,只是在电杆上,看了看围拢在下面的老人们,嘴里说了一句“你好”,便双翅一振,直冲蓝天。老人们一个劲地朝着“你好”的背影,喊着“你好”“你好”……企图喊它回来,可“你好”却头也不回地越飞越远了。

失望至极的老人们纷纷责备张大爷太粗心,“你好”之所以选择离开,一定是张大爷在某些地方怠慢了它。母亲听了这话,在人群中犹豫了很久,才轻声解围说:“别怪张大爷了,我猜想,可能是‘你好’也开始嫌弃我们这些老人了吧!”